



# 我在父母家装了个摄像头

子女隔“屏”守护有安全保障 但也有老人觉得不自在 专家称一切以尊重老人意愿为前提

安装了摄像头,对家里的情况一目了然了,我用不着那么频繁地回家了。”

看法

## 推进智慧养老 增加安全保障

那么,用摄像头监控独居老人的日常生活,构成侵犯隐私权吗?据了解,家里安装摄像头是否侵权,要看子女是否将安装位置如实告知老人,如果老人同意安装,则不构成侵犯隐私权。需要注意的是,在浴室、卫生间、卧室等私密性比较强的空间不应安装摄像设施。

针对个人信息安全,有专家表示,目前市面上不少品牌的摄像头,存在用户信息泄露、数据传输未加密等安全缺陷。在购买摄像头时,可通过互联网查询等方式对所选品牌进行一定的了解。在使用监控时,应设置一定强度的密码,并及时关注摄像头软件提醒。

随着第一代独生子女的父母陆续步入老年,预计2030年中国空巢老人的数量将增加到2亿。据报道,我国每年老人跌倒达2500万次,60%的老人意外跌倒发生在家中,一根电线、一条加热毯、一个水杯,都可能给行动不方便的老人带来生命安全的威胁。空巢老人如何平安、顺利地度过晚年成为当今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。

让亿万独居老人安享晚年,是家事,也是国事。青岛市民政局建成了对空巢独居老人用水、用电、用气异常情况实时监测的“空巢独居老年人智慧监护平台”。一旦发现老人用水、用电、用气量低于设定的安全值,平台系统会报警并向老人子女或所在社区发出信息提示。专家表示,全社会要弘扬孝亲敬老传统美德,既要鼓励成年子女与老年父母就近居住或共同生活,同时创新居家社区养老服务模式,发展多样化养老服务,进一步推进智慧养老,为独居老人安全多一份保障。

### 故事 3

#### 摄像头寄托遥远的祖孙情

“装监控,是因为有一次奶奶在老家门口摔了一跤,我们知道了特别担心,怕她一个人在家不安全。一旦有什么意外情况,现拿手机都麻烦。”90后小周在北京工作,从小与奶奶亲近,一次回家探亲后,她决定为独自居住在城阳区的奶奶装上监控。

“一开始我说话,奶奶会到处找镜头。我跟她说,看头顶白色的球。她找到了,笑了半天,其实那时候我心里有些愧疚,为什么没有早点装,这样奶奶想着我就会每天开心一点。”小周分享道,她经常晚上下班回家吃饭时,用监控“喊”奶奶出来聊天。“时间一长,奶奶每到吃晚饭的时间就拿一个小凳子坐在门口,告诉我今天吃了什么,问我吃什么。”小周说,通过这样的方式与奶奶联系,她每天都觉得很踏实,以前奶奶经常报喜不报忧,她经常担心奶奶的身体,现在孙女的思念有了“传输”与寄托,更放心了。

小周告诉记者,老家有很多这样的留守老人,都觉得很新奇,白天的时候奶奶和朋友们常常聚在摄像头下面聊天、做家务,时不时抬头看看。“对奶奶来说,不管我在不在后面,她都知道我在陪着她。所以即使我可能不在,她也会时不时和摄像头聊天。我觉得监控反而更像是微信语音视频,拉近了我跟她的距离。”小周表示。

### 故事 4

#### 考虑居家安全从抗拒到妥协

80岁的张大爷一手拄着拐杖,一手由女儿牵着,挪动着腿在院子里溜达,画面被监控拍下。三年前,张大爷的老伴去世,张大爷有睡眠行为障碍,睡着后总拳打脚踢。过去有老伴照看他,如今老伴走了,女儿就想给他装个监控。但张大爷总是脸一沉,“监控就跟双眼皮似的看着我,我不舒服,不行。”可有一次,他睡着后,直接从床上栽了下来。女儿又小心翼翼地提出安监控,考虑到身体原因,张大爷最终妥协了。

看监控录像最多的人,除了女儿,还有在外地当医生的外甥女小于。得知姥爷摔倒过两次,小于马上翻找监控画面。发现第一次是想坐到椅子上时一不小心坐空了,还好没有受伤。还有一次是起身时,拐杖还没立好,他身体重心不稳,摔倒在地。“姥爷过去只是眼睛花,耳朵聋,但姥姥去世后,他的身体状态越来越不好。”小于难过地说,“眼睁睁看着姥爷摔倒是很难受的事情,但是我必须克制这些情绪,因为我需要通过摄像头来看一下姥爷是怎么摔倒的,以判断他的身体有没有其他情况。”

工作不忙的时候,小于经常往家里打电话,告诉姥爷如何站起坐下,以避免摔倒,有时还通过摄像头为姥爷讲解健康和养生知识。张大爷不停地说着:“孩子这么忙,又给孩子添麻烦了。”



资料图片

### 故事 1

#### 预防意外有安全保障

家住李沧区的黄阿姨今年81岁,两年前老伴去世,三个女儿本想让老人轮流上自己家住,却被老人拒绝了。无奈之下,孩子们决定给母亲家安个摄像头。于是,黄阿姨的家里很快多了三处“眼睛”,客厅一个能看到卫生间出入,卧室一个对着床,还有一个在厨房。

黄阿姨告诉记者,当初女儿提到在家里装摄像头时,她还开玩笑地说:“你们要监控我啊?”不过,很快她便接受了这个提议,原因是她也觉得“安全有保障一些”。年前发生的一件事,更让黄阿姨体会到了安装监控摄像头的必要性。“当时接到一个电话,说我买的保险快到期了。”黄阿姨回忆,对方在知道她是独居老人后,就让她按照电话里说的步骤给保险续费。“我对手机不熟练,遇到不会的地方就慌了。”黄阿姨说,大女儿在监控中看到了她的慌乱,也听到了“转钱”的对话,立马制止了她,并随即打车赶到家里。“女儿说那是骗子,确实电话打回去就打不通了,幸亏当时女儿在监控里看到了。”

同样,家住市北区78岁的王女士家中也安装了三个摄像头,“两个孩子都在国外,我自己在青岛,他们不放心。”王女士告诉记者,在家中安装上摄像头,孩子们能随时随地关注到她在家中的情况。监控虽然是单向的,在这一媒介之间实现的情感连接却是双向的。黄阿姨的女儿说:“通过监控摄像头,可以随时随地了解老人的动向。”除此之外,有时还能通过摄像头与母亲聊天。

### 故事 2

#### 父母反而不自在和失落

出于对父母生活的安全考量,在青岛工作的张先生也为老家70多岁的父母装上了摄像头。“一开始,每当爸妈经过的时候,我就会找个单位里相对安静的地方,隔着摄像头和他们聊上几句,我真实感受到了高科技产品的重要作用,一个小小的摄像头,让我们之间七八百公里实现了无缝连接,极大便利了交流与沟通。”但没过几天,张先生就发现了一些不对劲的地方。

张先生说,摄像头一定程度干扰了爸妈的正常生活。“从前,我妈妈早上起床后都会在院子里梳半小时的头,穿着也相对随意;现在,妈妈不太会蓬头垢面地出现在院子里,衣着也相对正式一些。”这些不经意的改变,背后反映了摄像头的初始功能——监视,摄像头是一种技术控制手段与工具,监控了行为,父母的日常都被记录在摄像头里,他们的举手投足与喜怒哀乐,都在孩子们的眼皮底下。“我发现,他们不得不改变自己一辈子的行为习惯,有了摄像头后,爸妈反而变得不自然、不自由和不自在了。”张先生开始有点后悔和动摇。

随后,摄像头让妈妈的一次次“失望”更让张先生怀疑这个决定。“因为妈妈总会习惯性抬头张望摄像头,甚至在摄像头下等待很长一段时间,可结果却是,由于工作忙,我和弟弟很少能与她互动。”张先生说,“摄像头给了父母一种假想与期盼,他们可以随时和我们进行交流,我们却无法兑现那份期盼,无疑会增加老人的失落感。”甚至还可能存在一种观点:“我已经



扫码加入 早报银龄俱乐部